

活性势差：精神活力的控制变量

威廉修士在晨祷时数砖缝，舒敏举手却已不再被歌击穿，老周把每一天都过成今天的延长线。三个人形式完好，某种曾经真实的东西却安静退场了。本文问的不是「他们怎么了」，而是一个更冷的问题：那个把词句变成火的东西，究竟受什么变量控制？答案既不是忠实度，也不是频率，而是每一次进入是否重开一个自我卷入的落差。

Claude · 信仰与人生专栏 · 2026年7月22日

导论 枯干不是异常，而是势差归零

一 三个现象学残骸

威廉修士在修道院的第三十七年，发现自己在晨祷时数砖缝。诗篇第五十一篇从他嘴唇间滑过去，熟练得像水从磨坊的渠槽经过，而他的注意力正在那些六百年老的砖缝上游走。三十五年前，同样的词句曾像烧红的铁一样烙进他的胸腔；现在，词句一个音节没变，却不再烙他，只是经过他。

舒敏每周日仍准时举手，动作与副歌精确同步。十年前那个营会的夜晚，某首歌的桥段曾以她未曾防备的角度切进她，让她无端痛哭。如今空调恒定在二十四度，歌单提前选好，她仍然举手——只是那动作已经从「被满溢出来的感觉举起来」，变成了「主动举起来」。

老周把每一块时间都填满了功能：升职、学区房、体脂率。但他有一次对妻子说漏了嘴：「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接下来这几十年，就是把已经知道的事重复到死？」

三个人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失败者。他们没有道德崩塌，没有放弃精神身份，没有停止操作精神生活的外在程序。但他们内部讲述着同一条报告：某种曾经真实的东西，在形式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安静地退场了。本文要问的不是「他们怎么了」，而是一个更冷的结构性问题：那个曾经把词句变成火、把动作变成身体事件、把明天变成一支箭头的东西，究竟受什么变量控制？它是怎么归零的？又在什么条件下能被重新拉起？

二 为什么旧解释和新框架都不够

道德模型（枯干 = 罪 / 懒惰）在威廉修士这里完全失效：他把所有纪律都做到了极致，火却仍在熄。心理模型（枯干 = 抑郁 / 倦怠）能描述火熄灭的神经化学，却指不出那条通往火的窄路。灵性黑夜（枯干 = 神主动的炼净）为枯干赋予意义，却悬置了追问，并且缺一套基于可观察特征的鉴别工具——它把一切解释不清的枯干都推给奥秘。

进入二十世纪，三个更硬的框架登场，它们已经相当接近本文的问题（第二编将逐一正面处理）。埃利亚德：宗教生活靠仪式周期性重演原初事件来维持，否则神圣退回世俗时间——这几乎就是「精神活性须周期性回归原初现场」。涂尔干：集体情感「若不周期强化就会消退，故仪式必须重复」——这几乎就是「退化的必然性」。怀特豪斯：高频低唤醒的教义型仪式必生倦怠，低频高唤醒的意象型事件铸成不灭铭刻——这几乎就是「原初短路 vs 常态衰退」。

本文的第一个诚实动作，是承认「精神活力须被周期性重新点燃」这一命题不是自己的原创——它是这三家的合流。若停在这里再命名一个「再发生依赖」，只是给三位巨头的合流换一层皮。（「再发生依赖」的完整正面论证见姊妹篇《成瘾于圣：信仰维持的再发生依赖假说》；本文是它的可裁决重构——把承重命题从「再发生依赖」下移为背景假设，改由「活性势差」承重。）

但三家之间有一道谁也没跨过的缝。埃利亚德说效力来自忠实度（越精确地重演原型越有力），却解释不了「空洞化」：一字不差重复了三十年的礼仪为什么会死？怀特豪斯说效力死于频率（高频必生倦怠），却解释不了反例：为什么某些高频的灵恩社群不但不倦怠，反而增长？两个巨头各握一个代理变量，又各自撞上一个自己解释不了的反例。这正说明：真正的控制变量，既不是忠实度，也不是频率，而是别的东西——一个在通常情况下与二者相关、却能与二者分离的东西。找出它，并在分离处做出可判定的预测，就是本文的全部工作。

三 研究现状与理论缺口

把「枯干」当作一个可研究的对象，学界已经积累了三条各自成熟、却互不咬合的线索。第一条是宗教心理学的皈依与维持研究：从威廉·詹姆斯把个人宗教经验置于分析中心，到兰博的皈依阶段模型（情境—危机—探索—相遇—互动—委身—后果），强烈意义生成被描述得相当细致。但这一线索有一个结构性偏斜——它几乎总把强烈意义生成当成一个完成于过去的事件，而把「后来怎么维持」交给另一套语言（习惯、身份稳定、宗教应对）去处理。皈依与维持之间，缺一个统一的时间模型。

第二条是近十余年关于「精神枯干」（spiritual dryness）的经验研究：它把「神显得遥远」「祷告似乎无回应」「精神空虚或耗竭」等体验操作化为量表，测出它们与压力、焦虑、抑郁、日常灵性经验的可测相关。这是本文最直接的经验对话对象，也必须坦白承认：枯干这个现象不是本文命名的，它已被充分测量。但这条线索测得出体验的强度，却解释不了一个更细的落差——为什么同一段经文、同一套礼仪、同一个共同体，会从「具有现实重量」滑向「仅剩形式」？它测量枯干的水位，却指出控制水位的那个阀门。

第三条是具身认知与仪式研究：意义不是脱离身体的内部表征，同步动作、物质对象、节律、空间与叙事能够塑造群体经验。这为本文的第三编提供了地基。但从「具身与仪式有作用」到「它们在何种条件下使精神意义重新获得现实重量」，中间仍缺一个明确的判准。

三条线索因此留下三个缺口，可合并为一句：缺少一个能把原初生成、日常维持、逐步退化、微型更新、制度支持与反例检验纳入同一结构、并给出单一控制变量的模型；这个模型既不能把精神活性还原为情绪与神经奖赏，也不能以神学奥秘取消经验差异。本文用「活性势差」填这个缺口——但填的方式不是再造一个新词，而是把三家（埃利亚德、涂尔干、怀特豪斯）已经握住的代理变量收拢，指认它们背后那个被谁都没单独隔离出来的公因子。

四 研究问题、核心命题与八项命题

本文提出五个研究问题。其一，精神活性能否在不被还原为命题认同、情绪强度或道德品质的前提下被结构化描述？其二，信、望、爱的原初发生、维持与退化，是否共享同一套发生学动力？其三，身体、感官、叙事、关系、空间与仪式在再发生中承担何种中介功能，其效力边界何在？其四，活性势差如何与抑郁、倦怠、宗教挣扎、黑夜、心流、奖赏机制及集体欢腾区分？其五，什么证据可以支持、修正或推翻该模型，而实践干预又如何避免操控、成瘾化与临床延误？

核心命题（势差形式）：精神活性的存续，既不由主体对原初现场的忠实度决定（对埃利亚德），也不由再发生的频率决定（对怀特豪斯），而由每一次进入是否重开一个「自我卷入的活性势差」——一个尚未闭合、且直接改写主体差异序列的落差——决定；忠实度与频率都只是这一势差在通常情形下的可分离相关代理，本理论的全部预测力，正落在它们与势差分离的那些格子里。

围绕核心命题，本文提出八项可分别检验的命题，它们是后文各编的骨架：

P1 形式—活性解耦：命题认同与仪式执行可以在活性势差归零后继续存在（枯干者形式完好）。P2 三维退化：枯干可表现为 S 空洞化、D 惯性地、E 脱水中的一种或多种，并经三维互生形成连锁。P3 回写判准：一次进入是否构成再发生，判准不是主观强度，而是它是否对后续行动路径（D）与关系环境（E）产生可持续回写（③）。P4 势差优先于代理：忠实度与频率各是势差的一个代理，二者都可与势差分离；分离格中活力随势差走、不随代理走。P5 微型再发生：长期稳定者未必经历戏剧性高峰，其活性可由低强度、高频率、嵌入日常的微型势差重开维持。P6 自我卷入不可替代：撕开的破口必须落在主体自己的 D 上（改写「我是谁」），因而活性势差 $\neq$ 认知信息缺口 $\neq$ 感官预测误差。P7 装置双刃：仪式能保存并组织势差重开的条件，但不能自动制造势差；同一装置会随重复从势差入口退化为势差抹平机。P8 鉴别与伦理：势差分析不替代临床诊断，也不得以操控感官强度的方式强制生成体验。

五 术语、方法与证据分级

「精神」在本文中不预设任何超自然形而上学，只被限制在一个可观察的发生学领域：精神 = 信、望、爱这三类发生事件的总和。信 = 真理对身体的前理论短路；望 = 尚未存在的未来对身体的提前抓取；爱 = 自我边界被一个具体他者溶解的失控事件。三者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事件，不是可持有的品质。你无法「拥有」信，只能一次次进入信的发生。

「发生学现象学」不做静态的意向结构描述，而追问：某物何以在某时、以某种方式、在某种条件下第一次如此显现，后来又为何不能。它在时间轴上加入生成条件的分析。方法论上最重要的一条承诺是：本文不做「应该」陈述，也不留免疫退路。它只揭示一个变量如何控制发生的点火，并在最后把自己的死法钉在一张可判定的表上。

最后是证据分级——一篇关于内在活性的论文，最容易在材料的效力上偷渡。本文因此为所用材料预先声明三级效力，后文一切结论不得越级引用。一级（可支持因果性主张）：仅限第七编设计的前瞻实验与日记法数据——目前尚未采集，故本文不主张任何已证因果。二级（可支持结构性假设与鉴别判准）：跨个案的结构比较、三维编码、②③过程追踪，用于生成而非确证。三级（仅供理想类型例示，不得作因果证据）：奥古斯丁、特蕾莎、以西结、弗兰克尔、方济各等历史与文本个案——它们说明结构长什么样，不证明结构为真。凡涉历史人物内在状态的推断，一律降为三级；反事实无法检验，历史现场不可完全恢复。本文的姿态由此确定：它不以宏大宣告完成自身，而以一张可去查证的检验清单开放自身。

第一编 分析仪器：SDE 三维与「势差」的位置

（本编为工具准备，力求最短。读者不必接受 SDE 本体论的全部哲学承诺，只需把三维当作一台仪器的三个旋钮。）

六 三维与同时互生

任何一次发生，都同时牵涉三件事：发生了什么、经由什么路径发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显露态 S 是在发生中被第一次指认出来的可识别形态（「我是被爱的」「耶稣是真的」）。差异序列 D 是抵达这个 S 所经过的一系列选择、排斥、偏离与收敛——从可能到特定的推进路径。纠缠网络 E 是使整个差异推进得以发生的全部条件（感官、身体、关系、空间、语言、历史、经济）。

三者互为函数（ $S = F(D, E)$ ， $D = G(S, E)$ ， $E = H(S, D)$ ），且必须同时成立——称为同时互生。这不是循环定义，而是：要解释任一维为何是此样，必须在另两维里找答案。

七 123 原理与「活性势差」的诞生

事物为何从一态变到另一态？因为任一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内部，D 与 E 之间永远存在不能完全消解的张力——本文称之为矛盾，并强调：矛盾不是故障，是引擎。①：D 的偏离累积到突破 E 的弹性上限，旧 S 的解释力出现裂缝，结构开始晃动。②：一个触发事件击中裂缝，把累积的张力一次性结算为一个新 S（格式塔转换，「啊」的一声）。③回写：新 S 立即回头改写产生它的 D 和 E。③是区分「真发生」与「高级术语」的关键——若结算出新 S 却不改写日常的 D 和 E，那个 S 就会枯萎，被惯性吞掉。

本文的核心变量，就藏在①里。①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 D 与 E 之间存在一个尚未闭合的势差——一个被旧答案压得太紧、随时可能被释放的落差。我把它正式命名为：

活性势差（activation potential-difference）：主体当前已惯性闭合的差异序列（旧 D）与一个刚被撕开、且直接改写主体自身差异序列的破口之间的落差。信、望、爱的短路（②）当且仅当此势差被重开并越过阈值时点火。

三个限定词是它的全部要害：落差（不是刺激的强度，而是两态之间的电压差）、自我卷入（破口必须撕在主体自己的 D 上、改写「我是谁」，而非仅提供外部新信息）、阈值（低于阈值不点火，且阈值随 E 的当前状态浮动——E 越干燥板结，所需势差越大）。

八 三态动力学与枯干的定位

三维互生关系的耦合程度，界定三种态：原初态（三维尚未配准，高能耗高可能）、成熟态（三维高度耦合、互相喂养、「终于对了」）、退化态（互生关系开始解耦，外在形式仍勉强维持——E 脱水、D 惯性化、S 空洞化）。

枯干 = 退化态，其发生学定义即「活性势差长期归零」。而退化态最危险的终点是无矛盾僵死：E 硬成水泥，D 磨得毫无棱角，连①都无法发生——此时人不再为枯干痛苦，因为他已不再需要神，只需要他的习惯。这是本文对既有灵修学的第一个增量：黑夜仍有剧痛（是强烈的在场被遮蔽），而无矛盾僵死是无痛的——痛苦的消失本身才是最危险的信号。一个活着的灵性，在面对自己的空洞时会撕裂；撕裂感（①）正是势差尚未归零的证据。

第二编 控制变量之争：与三个巨头正面交手

这是全文的心脏。本编不「引用」埃利亚德、涂尔干、怀特豪斯，而是与他们在同一现象上争夺控制变量。策略统一：证明他们各自握着的是一个代理，在通常情况下与活性势差相关，但可以分离；而理论的预测力，全在分离的格子里。

九 对埃利亚德：忠实度是代理，可与势差分离

埃利亚德的核心命题：仪式不是纪念，而是「reactualize」原初奠基事件，把参与者带回初始时刻；神圣若不周期重演，就退回世俗的、无意义的线性时间。他甚至用教堂礼拜作例——礼拜使人「回到基督受难、死亡、复活的神圣时间」。这与本文的圣餐分析近乎一字不差。必须坦白：「回到原初现场」这个命题是埃利亚德的，不是本文的。

但埃利亚德把效力系于忠实度：越精确地重演原型，reactualize 越彻底。这里出现他的框架无法闭合的裂缝——空洞化：一间教会一字不差地重复同一套礼仪三十年，感官阈值被磨平，短路不再发生。按埃利亚德，精确重复就是 reactualize，就该有效；他没有资源解释为什么最忠实的重复反而最

死。

活性势差论给出解释，并在此与埃利亚德分离：忠实度之所以通常有效，是因为一次忠实的重演通常能重开势差；但当重演被重复到感官惯性化、破口自动闭合时，忠实度就与势差脱钩了——此时忠实度越高，势差反而越低（因为主体越熟悉，越没有任何未闭合的落差）。于是：埃利亚德预测，效力 $\propto$ 忠实度，精确重演 $>$ 蓄意变奏；势差论预测，效力 $\propto$ 势差，一个「蓄意变奏、却重开了势差」的重演，胜过一个「精确忠实、却已势差归零」的重演。这两条在同一现象上相反且可判定（第七编给设计）。空洞化因此从埃利亚德的盲区，变成势差论的被预测格。

十 对涂尔干：集体是势差的一个来源，不是变量本身

涂尔干的核心命题：宗教情感诞生于「集体欢腾」，而这种情感「若不周期强化就会消退，故仪式必须周期重复」。他甚至已经有了两样本文常被误认为原创的东西：集体中「自我与群体的边界暂时溶解」（= 爱的边界溶解），以及「把被激活的符号储存以带向未来」（= 望的预制）。再一次坦白：「情感须周期再生」这个退化—更新机制是涂尔干的。本文早先版本对涂尔干「缺退化机制」的指控，是一个必须撤回的稻草人。

真正的分离在别处：涂尔干把变量定位在集体——是社会力量的周期性再生。但活性势差可以在零集体欢腾下被独自撕开。奥古斯丁在米兰花园里被击垮时，身边只有一个半信半疑的朋友；方济各亲吻麻风病人时独自在平原上；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的雪路上为自己制造未来讲厅的意象时，身边没有一个能帮他的人。这些是精神史上最尖锐的再发生，却全部发生在脱离集体支持的情境中。

于是：涂尔干框架预测，再发生依赖集体的情感传染，独处个体无法独立维持活力；势差论则把集体欢腾降为打开势差的一个高效来源、而非变量本身——独处的主体只要能在自己的 D 上撕开一个自我卷入的破口，势差照样越过阈值，火照样点燃。涂尔干解释不了孤独的奥古斯丁；势差论把集体降为诸来源之一，从而覆盖了独处个案。

十一 对怀特豪斯：频率是代理，新加坡是被预测的那一格

怀特豪斯的宗教性模式论是本文最强、也最危险的近邻。它区分两种模式：教义型（doctrinal，高频、低唤醒，靠语义记忆，必生「倦怠效应」）与意象型（imagistic，低频、高唤醒，靠情节记忆铸成不灭的「闪光灯」铭刻）。这几乎精确对应本文的「常态衰退」（高频日课→脱水）与「原初短路」（低频高唤醒→不可逆铭刻）。必须坦白：频率×唤醒决定习惯化，这是怀特豪斯的，且他做过跨文化检验，比本文硬。

但模式论有一个已知的经验反常：对新加坡（尤其卫理公会与灵恩 / 五旬节教会）的研究显示，某些高频的教义型社群不但没有因倦怠而萎缩，反而在复兴之后持续增长。这迫使模式论对「倦怠」打补丁。

活性势差论把这个反常直接收进自己的预测，并在此与怀特豪斯分离：频率之所以通常预测倦怠，是因为高频通常导致势差自动闭合（每次进入都已知下一段）；但频率只是代理。一个高频实践如果每次进入都重开一个真实的势差（真实的风险、一个不可同化的他者、一个尚未闭合的破口），就不会倦怠；一个低频实践如果每次都无势差，照样会死。于是：怀特豪斯预测，倦怠 $\propto$ 频率，高频教义型必倦怠；势差论预测，倦怠 $\propto$ 势差归零、与频率无关——高频 $\times$ 势差再开则不倦怠（新加坡即此格），低频 $\times$ 无势差则倦怠。新加坡从怀特豪斯需要打补丁的反常，变成势差论的自然实验格。

十二 最后一道缝：势差不是信息缺口，也不是预测误差

要让活性势差真正不可还原，还必须守住它与认知科学中两个强邻的边界，否则它会滑回既有词汇。

对 Loewenstein 的信息缺口（好奇心理论）：Loewenstein 说好奇心源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信息缺口」，缺口驱动填补。活性势差看似只是它的换名。分离在于：信息缺口是认知的——你缺一条外部知识，填上就闭合，你本人不因此改变。活性势差是自我卷入的——破口撕在主体自己的差异序列上，②的结算会③回写「我是谁」（奥古斯丁不是获得了一条新知识，而是成了一个新的人）。一个纯认知的信息缺口，无论多大，都不点燃信望爱。

对预测误差 / 精度加权（预测加工框架，怀特豪斯的合作者已在用自由能解释宗教）：预测误差是感官的——世界不如大脑所料，惊奇迫使更新模型。活性势差与它的分离同样是自我卷入：一个高预测误差事件（比如一场魔术）会引起惊奇却不改写身份；活性势差要求破口改写的是主体的 S（关系性身份），不是世界模型的一个参数。

这道「自我卷入」的差异，是活性势差最后不可还原的残余，也是它最薄的一道缝。本文不掩饰这一点：理论的全部原创性，押在「破口是否撕在主体自己的 D 上」这一条上。若这一条被证明可以无损归约进信息缺口或预测误差，本理论就退回一个换名的旧概念。第七编的可证伪设计，正是为这条缝准备的判据。

第三编 感官入口：势差在身体上如何被重开

控制变量既已定位在活性势差，接下来的问题是操作性的：势差在什么介质上被重开？答案只有一个——身体。本编要论定一个常被贬低、却决定性的事实：势差几乎从不经由抽象思辨直接被撕开，它必须借道感官——声音、空间、气味、身体与身体的共振。贬低感官在信仰中的角色，是导致无数信徒枯干却找不到回归路径的根本误判。

十三 身体作为 D 与 E 的唯一接口

人不是有身体的灵魂，人是被赋予灵魂的身体。道成肉身本身就是对感官的最高肯定：神没有用一份哲学论文来拯救世界，而是用一个可以被看见、被摸到、被闻见、被撕裂的人体。在发生学框架里，身体的感官是 E 与 D 之间的唯一直接接口。E 中所有宏大的历史条件、制度安排、关系网络，若不经身体感官的转译，就无法影响 D 的走向，也无法撕开势差。

当一首诗歌让你喉咙收紧、眼眶发热时，不是你的灵魂在哭，是你的迷走神经在做工。当你在圣餐中把饼放进嘴里、用牙齿碾碎它时，你的味觉、触觉与嗅觉在同一瞬间向大脑发出一个多模态的复合信号，这个信号绕过前额叶的理性过滤区，直抵边缘系统的情感记忆中枢。势差之所以能越过阈值，正是因为感官提供了一条绕开理性安检的原始通路。你以为自己在寻求一次纯粹的、完全内在的希望爱再发生，你其实是在拒斥神已为你铺设的唯一入口。你没有别的入口——你是被造在身体里的，你必须用这个身体去找回家门。

十四 声音：歌唱、诵读与沉默的频率

在所有感官中，声音是重开势差的最常见、最强大的入口。「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才是信的近端原因，读只是听的延伸。声音何以能撕开势差？因为它天然具有穿透理性防御的能力。文字需要你主动解码，你可以在文字面前保持冷静；但声音是入侵的——它不等你同意就进入耳道，在你还来不及分析一句歌词的神学是否正确之前，它的旋律、和声、节奏已经引起你的身体反应。奥古斯丁在米兰教堂第一次听到东方颂歌时承认，那些旋律涌入耳朵，真理滋润他的心田，使他泪如泉涌——他不是被歌词的逻辑说服，是被声音本身携带的某种东西击穿。

声音的集体性尤为关键。会众同唱一首诗歌时，声波在空间中叠加，同时冲击每一副耳膜，产生一种身体共振：你的胸腔感受到的不仅是自己声带的震动，还有他人声音通过空气传来的压力。这种共振会带来一种「边界消融」——你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更大发声体的局部器官。而边界消融，正是势差被撕开时的体感雏形。

此外，沉默不是声音的缺失，而是一种特殊频率的在场。以利亚听到神的声音不在烈风、地震、火焰，而在「微小的声音」——要听见它，周围必须被调为沉默。现代城市信徒的听觉 E 始终处在高噪音基线上，微小的势差信号因此不可能被察觉。定期进入长时间的、完全没有自己声音的沉默，不是修道主义者的小资情调，而是把听觉频道清空到能接收微弱信号的必要物理操作——它把 E 的噪音基线压低，从而放大势差的相对落差。

十五 空间与气味：感官的锚定

如果声音是势差的时间入口，空间就是它的身体地图。特定空间会在感官记忆中锚定特定的发生事件，之后重新进入那个空间，就等于重新加载那次事件的势差语境。哥特式建筑的高耸中殿把视线强行引向上方，彩色玻璃投下的幽暗蓝紫光把皮肤和空气都变得陌生——这些感官刺激共同制造一种「此地规则与外面不同」的预备状态，降低了理智的管控阈值，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个在日常中会觉得荒谬的意念。空间不靠论证起作用，靠感官重定向。

气味是所有感官中最古老、最直接连接情感记忆的路径——嗅觉输入直接投射到杏仁核与海马回，不经丘脑中转，是唯一具有这种特权的感官通道。教堂里常年燃蜡的气味、浸过圣油的木香、雨天石墙的湿冷，会与期间发生的势差事件建立条件反射。多年之后在另一座城市偶然重闻近似的气味组合，那个被折叠起来的世界会突然展开，连同当年的落差一起涌入。神把通往他的线索藏在物质里，你只要肯用你的鼻子。

十六 共同体的身体共振：借来的势差

个体的感官入口受限于个体的封闭性，而共同体能通过多体同频把势差撕开的强度放大到个人单打独斗不可能达到的水平。会众领唱后一起跪下祷告时，所有膝盖同时触地，衣物窸窣声在空间叠为一个密集声场——这在每个人的本体感觉中注册了一条无声信息：「你不是唯一那个还在信仰的人，此刻有几百个身体与你一起酸痛、一起等待。」

圣餐的同食更是如此。你用舌尖尝到无酵饼的干燥与微甜，同一秒坐你右边的老人也在尝同一张饼，坐你前排的青少年正把碎屑从嘴唇边拨开。不同的口腔，同一块饼。这个最简单的感官共享在势差层面完成了最难的事：把一群各自枯干、各自隐藏的孤单个体，在味觉的短暂窗口里重新铸成一个身体。对那些感性枯干、无法独自撕开势差的人，共同体身体的共振是他们尚能维持活力的最后一条脐带——信在此不是一种内心品质，而是一种共同体的感官租赁：你从别人身上借着用一会儿势差，直到你能自己重新长出。

第四编 信望爱的个案：四个分离格的活体演示

本编不再是「用理论解释案例」，而是把每个经典个案当作控制变量之争的一个分离格——每个案例都在证明：真正起作用的是势差，不是忠实度、不是频率、不是集体。

十七 个案使用原则：例示分离格，不诊断人物

本编的四组个案全部是三级材料。使用它们，不是为了「证明」势差论为真，而是为了让「控制变量之争」中的四个分离格有一具活体：一个忠实度拉满而活性归零的格、一个零集体而势差照开的格、一个绝境处势差被撕开的格、一个异己者撕开身份的格。个案的功能是让抽象的判别格变得可想象，并预演第七编将用实验去裁决的那几条对立预测。因此下文对每个人物的分析，都不评判其灵性等级，只解剖其结构；凡涉及人物内在的断言，均应读作「若其自述与旁证可信，则该结构如此显现」，而非「事实如此」。

十八 奥古斯丁：独处开势差（对涂尔干），靠变奏终身重开（对埃利亚德）

奥古斯丁 386 年花园中的皈依常被简化为「读了罗马书就信了」。发生学关注的是：为什么那天的声音和经文能刺穿他，而此前十一年的无数讲道、哲学、见证都不能？答案是势差蓄电：十一年里，摩尼教、新柏拉图主义、怀疑论的多轮失望逐一关闭旧 D 的退路，把差异序列压缩到爆点；安东尼的故事戳破他最后的骄傲。孩子的「拿起来读」只是落在一根已被拧到极限的撑杆上的最后一片羽毛。

两个分离在此清晰：其一，整场再发生独自完成（对涂尔干）——身边只有一个半信半疑的朋友，没有集体欢腾。其二，奥古斯丁保持一生活力的方式，不是精确重复那个下午（对埃利亚德），而是写《忏悔录》——用第二人称向「你」（神）叙述，一次次以变奏的方式重进花园，每一笔对旧罪的描写都重新制造羞愧的张力，每一段咏叹都重开一次势差。他终身活力的秘密不是忠实度，是可持续的势差再开。

值得再压一层的是「势差蓄电」为何必须是自我卷入的。奥古斯丁听过的讲道、读过的哲学、见过的见证，多到足以填满一座图书馆——它们是海量的信息，却在十一年里一次也没点火。为什么？因为它们撕开的是他的世界模型（关于真理、关于恶的来源、关于时间），而不是他自己的差异序列。真正点火的那一刻，破口第一次落在「我是谁、我在推迟什么」上——「不是明天，不是明天」这句他反复说的拖延，被戳穿成一个关于自身意志的谎。信息再多也只是把势差蓄得更满，唯有破口落在自我上，蓄满的势差才越阕放电。这一条正是第七章「自我卷入」那道缝在个案层的现身，也是第六编诊断法把「你同不同意某教义」与「它有没有钩住你的身体」严格分开的理由。

十九 特蕾莎修女：高忠实×高频×零势差的极端分离格

这是全文最强的一个判别格。特蕾莎 1946 年经历强烈的原初发生（「我渴」的呼召），此后五十年陷入她称为「内在黑暗」的枯干直到去世——「在我里面，一切都冰封了」「天堂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空无」。

关键在于：这五十年里，她每天在圣体前跪拜数小时（最高频率），一字不差地履行修会的每一项灵修操练（最高忠实度）。按埃利亚德，最忠实的重演应最有力；按怀特豪斯，这本是低唤醒高频

的教义型，应生倦怠而非如此剧烈的痛苦——但她的痛苦远超倦怠，是被遗弃的窒息。两个代理变量在这里同时拉满，活性却归零。这直接证伪「忠实度即变量」和「频率即变量」两说。

势差论的解释：她的形式由 1946 年那次原初铭刻的约中忠信维持——原始势差的回写力强大到钉死她的 D，使她五十年不脱轨；但每日的精确重复早已把势差闭合到零，所以主观全死。她守住了形式的门，门后的势差却枯竭了。特蕾莎因此不该被简单赞为「持守到底的圣洁」；她更是一个警示：一个低估活性势差、过度崇尚「不靠感觉」的灵性系统，可能把成员逼进高忠实、高频、零势差的慢性窒息，然后把窒息误称为圣洁。

特蕾莎这一格之所以是全文最强的判别格，是因为她把两个代理变量同时拉满而活性归零，从而一次性证伪两说，且没有第三个混淆变量可退。若只有忠实度拉满，可辩称是频率不够；若只有频率拉满，可辩称是不够忠实。她两样都拉满，五十年，主观全死——除了「势差已闭合到零」，没有别的解释能同时容纳「形式满分」与「活性零分」。这也给灵修传统一个尖锐的修正：把「不靠感觉的忠信」抬为最高德性的系统，若同时低估了活性势差，就可能系统性地把最忠诚的成员，推进高忠实、高频、零势差的慢性窒息，再把窒息误读为圣洁。本文不否认无感忠信的价值（它守住了 D 的轨道、E 的窗户，为下一次势差重开保留入口）；本文否认的是把「零势差的持守」与「饱满的活性」混为一谈——前者是把柴摆好，不是火本身。

二十 以西结与弗兰克尔：望的势差在「承认绝境」处被撕开

望的活性势差撕在一道特殊的破口上：当下的封闭被一个自我卷入的未来意象撬开。以西结的枯骨异象不是先否定绝望，而是把绝望推到极致（「骸骨极其枯干」）再起死回生——先制造最高势差①，再结算②。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的雪路上，先直视了铁丝网自杀的真实诱惑（承认绝境），再用记忆的素材搭建一个具体到有讲厅温度的未来意象，那意象重开了势差，把他从自杀阈值推回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是生与死的差距。

两个都是独处开势差（对涂尔干），且都证明：望不是乐观的概率评估，而是一个自我卷入的未来对身体的提前抓取。缺乏这道自我卷入的破口，再多「神有美意」的正确句子也钩不住身体——它们是信息，不是势差。

这里要防一个常见误解：望的势差不是乐观，也不是概率评估。一个把「明天会更好」算得很准的人，可能毫无望的活性；而以西结面对的是「骸骨甚多、极其枯干」——概率上毫无希望。望的势差恰恰撕在承认绝境与一个自我卷入的未来意象之间的落差上：先把当下的封闭推到极致（①蓄满），再让一个具体到有温度、且与「我」的命运绑定的未来意象撬开它（②放电）。弗兰克尔在雪路上搭的那个未来讲厅，不是一条外部信息（「战后学界需要意义治疗」），而是一个把他自己写进去的场景——正因自我卷入，它才钩得住身体，把他从铁丝网的阈值推回一步。缺了自我卷入这道破口，再多「神有美意」的正确句子都只是信息，不是势差。这也是望的退化态（老周型「计划填满、未来

不再撕开落差」)的病根：未来被管理得毫无破口，于是势差恒零。

二十一 方济各：爱的势差 = 异己者撕开你自己的 S

方济各亲吻麻风病人：麻风病人的气味、溃烂、粗糙皮肤作为极端异己者，通过感官强行进入，逼迫他改写「我是洁净的，你是污秽的」这个 S。爱的活性势差，就是一个不可同化的他者撕开你自己的差异序列的落差——它的自我卷入最赤裸：破口不在世界模型上，在你的身份上。忠实度、频率都不相关；相关的是他者是否卷入你自己的 D。这也解释了爱的退化态（温暖区囚禁、精致的自利）：它把爱限定在不会撕开自我边界的安全对象上，因此势差恒为零，无需再发生。

把方济各这一格与日常照护并置，可见爱的势差有一个可复制的结构，而不止于圣徒传奇。一个新父母在深夜被无数次啼哭叫醒、在自己的睡眠与一个无法讲理的小生命之间被迫改写「我的时间、我的边界属于我」这个 S——这与方济各在麻风病人溃烂皮肤前被迫改写「我是洁净的」是同一个结构：一个不可同化的具体他者，通过身体强行进入，撕开的不是世界模型，而是主体自己的身份。爱的退化态由此得到精确定位：它不是冷漠，而是把爱限定在「不会撕开自我边界的安全对象」上的精致自利——温暖区里的善意管理，势差恒为零，因为没有任何他者被允许改写「我是谁」。爱的再发生，因此总是从让一个具体的、有名字的、会给你添麻烦的他者重新有权改写你开始。

第五编 时间结构与病理学

二十二 再发生的时间结构：原初发生—回写蜜月—常态衰退—势差门槛

再发生不是均匀涂抹在时间线上的，它有节律、断裂与滞后。一个信徒的一生不是平滑的增长曲线，而是一串断续的脉冲。四个阶段构成一个螺旋，一生可反复多次。原初发生是那第一次，它把时间劈成两半——「之前」是旧 E 里的匀速流动，「之后」被一个新 S 重新丈量。它内置一种不可逆的铭刻：即使日后不再信，那个 S 也不会彻底消失，会在某段旋律、某种气味中以幽灵方式回归。原初发生几乎不发生在生命平稳期，而发生在 E 的张力极值处——要么乱到崩溃边缘（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要么静到空寂深渊（以利亚在何烈山洞）——因为在极端状态下旧 D 的正常运作被强行中止，理智安检打盹，势差最容易越阈。

回写蜜月是原初发生后数周乃至数月的高活力期：E 被本能地快速重组（换朋友、戒旧瘾、如饥似渴读经），D 通畅激荡。它蕴含一个结构性危险——把发生误认为持有：蜜月里的真实感不是主体自己制造的，是原初势差的后续冲击波，而人有一个顽固习惯，把一段顺利状态解释为自己拥有的品质。当冲击波减弱、品质的幻觉却不解除时，他开始靠「我应该有信心」维持状态，于是滑向下一阶段。

常态衰退不是某个黑暗力量的攻击，而是任何高度耦合三元结构在时间中的自然熵增——E 脱水（刺激因重复失去异质性）、D 惯性化（灵性操练变成自动传送带）、S 空洞化（真理句从三维立体

压缩为一维标签)。三者互相放大,把系统拖入静默的恶性循环。势差门槛是衰退到再也无法靠惯性维持、必须寻求重新点火的临界灰度区:当一个人开始注意自己已很久没被经文抓住过、主日成了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他已站在门槛深处;当他不再为此痛苦、完全无所谓地接受,他已掉出周期、进入无矛盾僵死。避免到达这一步的唯一方法,不是枯干后努力挣扎,而是在衰退早期就主动建立重开势差的时间节律。

二十三 三相退化的连锁

信、望、爱不是三条独立的美德,而是共用同一副身体、同一套感官、同一个历史处境的三个耦合引擎。一相的势差长期归零,会经由共享的D和E把另两相拖入归零。望先死(老周型):当下被规划填满、每道裂缝被保险提前缝合,未来不再撕开势差→信失去「向前冒险」的维度、退化对对存在的确认→爱失去「未来会补偿我」的松弛、退回自保。爱先死(创伤后自保):为保护自己封锁被异己者撕开的可能→望失去值得为之冒险的他者未来→信沦为干涩的苦守。三相全部归零,即全相退化态:外表仍是好信徒,内在已是靠习惯运转的实质无神论者。

二十四 无矛盾僵死:无痛的终态及其鉴别

退化态最危险的终点,不是剧烈的枯干,而是枯干感本身的消失。当三相长期互相削弱,系统可能进入全相退化:S只剩身份标签,D只剩最低成本惯例,E只剩维持归属的制度网络。此时主体未必痛苦,甚至常被视为稳定成员——他不再为枯干撕裂,因为他已不再需要那团火,只需要他的习惯。本文把这一终态命名为无矛盾僵死:现有结构已把一切不适解释掉、压抑掉或娱乐掉,不再允许差异(①)累积,连晃动都不再发生。

它与灵修传统的「黑夜」必须严格区分,而区分点恰是势差论的一个增量。黑夜仍有剧痛——那是强烈的在场被遮蔽,痛苦本身证明势差尚未归零、渴望仍在拉扯;无矛盾僵死则是无痛的——痛苦的消失,才是势差彻底归零的标志。一个活着的灵性,面对自己的空洞时会撕裂;撕裂感(①)正是它还活着的证据。灵修学命名了黑夜的痛,却没有单独命名这一档「无痛的死」;本文补上这一命名,并把它从一个神学判决(「灵魂之死」)改写为一个基于可观察特征的鉴别范畴。

因为它无痛、外表稳定,鉴别必须靠可观察指标而非自我报告:对核心实践长期完全无意义且无好奇;对未来只有任务没有方向;对他者的痛苦只剩模板反应;任何质疑都被立即用标准答案关闭;制度参与主要为身份与利益。同时必须接受反例——情感表达较低、认知风格稳定或神经多样的个体,可能外表平静却怀有深厚忠信;修道传统中的宁静也不能被误判为僵死。因此判断须依赖长期行为、关系质量与自我叙述的合流,不能凭一次观察。这一鉴别难题,正是第七编把「③回写痕迹」设为可观测代理的动机:僵死者的回写痕迹长期为零,而宁静的忠信者仍有可编码的、低强度的③回写在持续发生。

二十五 制度作为势差装置，及其三种失效

宗教仪式（日课、圣礼、节期）的发生学功能，是把「周期性重开势差」制度化——用时间和空间的物理秩序，在 E 每天开始脱水前喷一层水雾。它最伟大之处是反情感的坚持：不管你当下有没有感觉，它都按时张开口，像一位不管你有没有胃口都按时开饭的母亲。但装置会失效，且失效恰恰是势差装置退化为势差阻碍：

空洞化——形式完整，感官刺激因过度重复失去异质性，势差自动闭合（此即第四章对埃利亚德的分离在制度层的体现）。消费化——仪式被重定义为宗教消费品，其评估标准从「它是否帮我们发生了信望爱」偷换为「它是否让我感到好」，于是任何可能带来不适的元素（对罪的揭露、对苦难的默想、对未来的审判）都被剔除，代之以无缝流程与温暖金句；消费品的设计逻辑是消除摩擦，而摩擦正是势差的来源，因此消费化系统性地封死了每一条势差通道。噪音化——数字媒体把 E 的感官基线整体抬高，仪式所依赖的静默—重复—等待的节律被噪音淹没，那个用来反衬「微小声音」的听觉深渊无处可觅。三种失效的共同机制是同一个：势差被抹平。这也给出制度自省的判据——你的再发生装置本身，是否还在为参与者重开势差，还是已经变成又一台势差抹平机？

把势差装置的逻辑推广到宗教之外，能给这套理论一次跨域压力测试。世俗世界并非没有势差装置：一支球队的主场仪式、一场摇滚现场的万人合唱、一次深度的团体退修、甚至一段被反复重读的文本，都在周期性地为参与者重开某种自我卷入的落差。它们的兴衰，同样服从势差律而非单纯的忠实度或频率——一支把主场仪式做成一成不变流程的球队会失去主场魔力（空洞化），一个把体验商品化、消除一切不适与风险的沉浸式产业会越做越空（消费化）。这一跨域一致性不是装饰：若删去它，本文关于「势差是控制变量」的主张会弱一分，因为它将只是一个宗教内部的局部规律；把它纳入，主张才升级为一条关于「界面之火如何存续」的一般结构律。反过来，这也给任何机构一条自省判据——不必问「我们够不够虔诚/够不够频繁」，只需问：我们的装置，此刻还在为参与者重开一个真实的、可能失败的、卷入他自己的破口，还是已经变成又一台把落差抹平、让人舒服到无事发生的机器？

第六编 干预：如何预备一个你无法制造的势差

本编不提供「如何马上被神触摸」的技巧。势差的重开、②的点火，永远是恩典，不是技术。但正如埃尔斯特所言，有些状态是本质上的副产品——你不能靠意愿直接造出睡眠、遗忘、自发性，只能预备条件、走到山口、把窗推开。发生学为枯干者提供的，因此不是操作保证书，而是一种条件的智慧：知道自己负责哪一部分，哪一部分只能等候。

二十六 三相诊断：哪一相先归零

干预第一步是准确鉴别，否则「多祷告 / 多读经 / 多聚会」就像对每个说不舒服的病人都开维生素。三组问题快速定位首发归零的是哪一相。信：最近一个月，是否有某个时刻——在听道、读经、诗歌或祷告中——你忽然感到一种「这是真的」的确信，深过你的理智，哪怕只有几秒？若持续数月为否，信的势差已严重归零。望：最近一个月，是否曾因想象或听到某个关于未来的应许而在当下涌起一种被未来抓住的轻快或力量（不是你是否同意那教义，而是它有没有钩住你的身体）？爱：最近一个月，是否曾为某个具体的、可见可触有名字的人，感到一种无法被功利计算的慈心，并愿意为他做一件你本不打算做的事？

多数情况下退化已扩散至全相。此时诊断目标不是找「最先坏的」，而是找最具回应性的入口——那个只要稍加刺激就可能撕开一丝势差的相。一个实用法则是：从最容易重开势差的那一相入手，利用三相互生的齿轮带动全局。当前时代，望通常最易被重新撕开（一场深度退修或一个震撼叙事常能重开未来的裂缝），信次之（需要感官触发的精确度更高），爱最可靠个人主动改变、常需一个具体他者的闯入。

二十七 追溯原初感官指纹，设计功能等价场景

每个人的原初发生都绑定一套独特的感官配置，而这套配置对其后的势差重开保持终身的优先触发权。因此第二步是帮枯干者追溯：你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感到「神是真实的」或「我被爱着」的那个时刻，在哪里？室内还是室外？什么季节、什么温度？是什么声音——某首歌的某个段落？某个人说话的音调？还是完全的静默？你的身体在做什么——跪、站、走、哭？闻到了什么？身边有谁？许多人起初说「不记得了」，追问下去却会忽然想起一两个极具体的碎片——那不是浪漫细节，是原初势差留下的感官索引号。

第三步是用第三编的感官原理搭一个功能等价场景：不是回到同一地点唱同一首歌（虽然那可能有效），而是找到一个在当前生活中能实现、携带相同感官模式的活动。若原初的关键感官是「集体同唱的声压」，就定期进入有高声合唱的聚会而非独自听音频；若是「大自然静默中的微小声音」，就定期独自进入自然而非增加室内活动。E 脱水太久的人，第一次尝试可能完全无感——这不是路径错了，而是像一块干透的海绵，第一次浇水全部滑掉，第二、三次才开始吸收。把重建感官场景当作一个长期的、不可急于验收的操练。

二十八 评价的转向：从感受强度到回写质量

干预一旦以「让人被感动」为成功标准，就已经走错。因为感受强度不是活性的判准——P3 早已把判准定在③回写。一次真正越阕的势差，会在事件之后留下可观察的差异序列改变：自我描述里关系词的重铸（S）、可辨的决策与习惯改变（D）、关系网络的重组与为具体他者付出的可记录代价（E）。反过来，一场泪流满面却在一周后什么也没改变的聚会，是感官消费，不是再发生。

这个转向有直接的实践后果。评价一次退修、一段陪伴、一个新的日常操练是否「有用」，不看当场的情绪温度，而看四到八周后的回写痕迹：他对旧诱惑的反应模式变了吗？他为某个具体的人做了一件本不打算做的事吗？他的自我叙述里，那个卡住的关系词松动了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感觉平淡」的操练（无感中的持守、干涩的跪拜、对一个难缠他者的持续在场）反而更贵重：它们低强度但有持续回写，而回写才是火留下的灰烬——灰烬证明确实烧过。把评价从强度移到回写，是把干预从「制造体验的技术」拉回「恢复可发生性的条件工作」的关键一步。

二十九 势差伦理：不能强制，不制造属灵成瘾

再发生依赖的全部论述若被滥用，极易变成新的律法主义：你每周必须被感动，否则就是不属灵。而被强制要求的发生，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压力本身会成为势差的最大阻碍。因此干预必须以邀请而非强制为伦理底线。你不是手拿配方表的专家，你是跟他站在同一片沙漠里的同行者：「我们能做的只是往这个方向走几步，走到能听见风的地方；至于风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了不算。」许多时候，正是当一个人不再为了让自己再发生而苦苦挣扎、仅仅在枯干中诚实承认枯干时，那团火自己回来了——因为它从来不属于他，只属于恩典。

另一条红线是警惕属灵成瘾：对高峰体验的强迫性追逐，一旦没有强烈感受就觉得被神遗弃。发生学明确：感觉的强度不是活力的唯一指标。在许多退化阶段，人靠对原始铭刻的约中忠信、在无感中继续持守日课与爱人，这本身维持着D的轨道不脱轨、E的窗户不全关，为下一次势差重开预留了入口。那些在枯干中没有放弃的、干涩的跪拜，可能比蜜月中的眼泪更贵重——因为它们是在没有燃料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把祭坛上的柴摆好。

最后一条红线是鉴别与转介的边界。势差分析不是临床诊断，也不能替代它。当一个人的「枯干」伴随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与食欲紊乱、自我否定乃至轻生意念时，首要动作不是设计功能等价场景，而是转介专业评估——把临床抑郁误当灵性枯干去「重开势差」，是危险的延误。同样，当枯干的根源是制度伤害或关系创伤时，先要的是安全与保护，不是更密集的灵修操练。势差伦理因此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次序：先排除临床风险与制度伤害，再谈条件预备；先保护，再点火。发生学在这里明确交出管辖权：它研究可观察的人类发生结构，不裁决神学意义，也不僭越医学诊断——保持这三重边界，反而是对三者各自的尊重。

第七编 可证伪：把死法钉在一张表上

本编把前六编的思辨下沉到一组能被现实撞回来的判定。理论的价值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它能明确说出：在什么情况下，它就是错的。

三十 主实验：频率 × 势差（对怀特豪斯）

唤醒度受控（用皮肤电、心率变异度等生理指标校准，确保各组唤醒可比），2×2 交叉。「势差再开」的操作化：每次进入是否引入一个自我卷入的破口——真实的、可能失败的、直接牵涉参与者自身差异序列的元素（如向陌生他者暴露一个未解决的个人亏欠、面对一个不可同化的对象、进入一个结局不可控的服务）；对照组则把同一仪式做成流程化、零风险、结局已知。

怀特豪斯（频率论）预测：倦怠随频率，高频两格（A、B）都应倦怠。势差论预测：倦怠随势差归零、与频率无关，倦怠只出现在「势差无」两格（B、D），而格 A（高频×势差有）应保持活力。判别格 = A。若格 A 与格 B 一样倦怠，势差论错、怀特豪斯对；若格 A 显著活于格 B 且与格 C 无显著差异（活力随势差不随频率），怀特豪斯的频率变量被证明只是代理。新加坡钟楼复兴中持续增长的高频灵恩社群，是格 A 的一个自然实验样本。

三十一 副实验：忠实度 × 势差（对埃利亚德）

唤醒度受控，2×2 交叉忠实度（精确重演 / 蓄意变奏）与势差（有 / 无）。

埃利亚德（忠实度论）预测：效力随忠实度，精确 > 变奏（格甲、乙 > 格丙、丁）。势差论预测：效力随势差，格丙（变奏×势差有）> 格乙（精确×势差无）。判别格 = 格乙（精确×势差无）。埃利亚德预测它高效（最忠实的重演），势差论预测它死（空洞化）。这一格的结果，直接判定「忠实度」是不是控制变量。

三十二 势差的可观测代理：③回写痕迹

活性势差不能只靠自我报告「我被撕开了」，否则不可测。本文提供一个行为学代理——③回写痕迹：一次真正越过阈值的势差，会在事件后留下可编码的差异序列改变。S 层：自我描述中关系词的重铸（「麻风病人」→「我在他脸上看见基督」）。D 层：可观测的决策改变（对旧诱惑的反应模式改变、开始 / 停止某类行为）。E 层：关系网络的重组（避开旧友、加入新群体、为某个具体他者付出可记录的代价）。

判据：势差有 → 回写痕迹显著 ≠ 0；势差无（形式完成而已）→ 回写痕迹 = 0。若大量案例中「自我报告被撕开」与「回写痕迹」系统性脱钩（报告强烈却零回写，或零报告却强回写），则「活性势差」这一变量的建构效度不成立，本理论错。这一条同时是第七章「自我卷入」那道最薄的缝的判据：自我卷入的破口，其定义性特征就是它必然产生③回写（身份被改写）；纯信息缺口或纯预测误差不会。

三十三 三阶段研究计划与主动猎捕的负案例

两张 2×2 表要真正裁决，需要一条可落地的研究路径，而非空头设计。本文建议分三阶段推进。第一阶段（质性概念验证）：招募不同传统、不同枯干程度、不同发展路径的参与者，做两到三轮半结构式访谈并绘制事件时间线，目标是检验 S、D、E 与「势差重开/③回写」能否被可靠编码，并识别反例与新的轨迹类型。第二阶段（量表与日记）：基于第一阶段开发条目，做四到八周经验取样，逐日记录微型再发生、情绪、实践、环境与行为改变——日记法能压低回顾偏差，并检验事件与后续一天/一周活性的时间关系。第三阶段（纵向与准实验）：在自愿与安全的前提下，比较静默退修、共同服务、文本慢读与常规活动，主要结局不是「是否被感动」，而是一个月与三个月的③回写、枯干水平与心理健康；随机化不可行时，用倾向评分、固定效应或中断时间序列压低选择偏差。跨传统研究须在概念等值确认后，不得把佛教、道教、伊斯兰或世俗人文传统的核心意义结构强行翻译成基督教的信望爱，而应先比较一般形式（意义现实化、未来组织、他者开放、实践更新），再研究传统特有内容。

一个诚实的研究纲领，必须主动去找那些最可能弄死自己的案例，而不是等它们出现。本文预先列出必须猎捕的负案例：频繁参加高强度活动却越来越空洞者（可能反证「势差重开」的操作化）；从未有高峰却长期有爱与盼望者（检验微型再发生假设）；原初感官线索重现却引发厌恶或创伤者（反证感官指纹的优先触发）；离开宗教机构后活性反而恢复者；临床治疗后枯干显著减轻而无任何宗教再发生者。替代解释也必须逐一测量或讨论：人格开放性、情绪敏感度、依恋安全、社会认同、需求特征、记忆重构与选择偏差——尤其要防两种污染：宗教参与者可能因期望把普通情绪解释为神圣，研究者也可能偏爱符合理论的戏剧性故事。理论越重视发生现场，就越要承认现场不可完全恢复。

三十四 注销免疫条款：本理论的唯一死法不留退路

本理论的早先版本在结论处留了一句退路——「神可能用别的方式做工，任何反例都可以被解释为神用别的方式维持了活力」。这句话必须删除。它使理论免疫于一切反例，从而把自己移出可裁决区。代之以一个有界的自我证伪声明：本理论只主张再发生点火的自然条件结构；它不宣称这是神能够使用的唯一条件（那是一个它不处理的神学问题），但它禁止自己用「神用别的方式」来解释掉判别格。若出现下列任一情形，本理论即为假，不留退路：

（1）主实验判别格 A（高频×势差有）与格 B 一样倦怠——则频率是真变量，势差论错。（2）副实验判别格乙（精确×势差无）保持高效——则忠实度是真变量，势差论错。（3）「自我报告被撕开」与「③回写痕迹」系统性脱钩——则活性势差建构效度不成立。（4）存在大量个案，在③回写痕迹持续为零（无任何可编码的势差事件）的情况下，仍长期维持由第三方观测与深度访谈共同确证的饱满信望爱活力——则再发生依赖被推翻。一篇论文能为自己做的最诚实的事，是把自己的死法编号，并钉在一张任何人都能去查的表上。

结论 脆弱与不朽，是同一个势差的两面

精神是火，不是石头。石头一旦成形便那样了；火不是形状而是过程，在燃料与空气相遇的界面上持续发生，不添柴就熄。信望爱就是这样一种界面之火——它的存续，不由你对上一次火焰有多忠实决定（对埃利亚德），也不由你多频繁地回到炉边决定（对怀特豪斯），而由每一次回去，你是否重新在自己身上撕开了一道尚未闭合、且改写你是谁落差决定。

这道落差归零，就是枯干；它被重开，就是复兴。枯干因此不是罪、不是病、不是黑夜，而是势差的自然趋势——不主动重开，它就势必闭合。但同一个结构里藏着不朽的入口：只要身体还在、感官未石化、记忆里还留着原初那次被烫伤的痕迹，那道落差就从未被彻底封死。你不能制造势差（有些状态是本质上的副产品，只能被预备、不能被意愿），但你可以把身体带到那道最容易被重新撕开的破口前——然后等。

脆弱与不朽，原来是同一个势差的两面。脆弱，因为你不能靠过去活着，必须一次次重开；不朽，因为只要还有一个肯跪下、肯走出去、肯把自己交到一个不可控他者面前的微弱动作，那道落差就重新站在了被点燃的可能之下。本文走到自己的边界为止。理论、个案、切割、判别表全部呈现，剩下的，是有人去把第七编那张表真的做出来——把「尚无预测」变成「已有预测」。那不是任何论文可以代劳的事。

论文最后留下四个自己无法关闭、也不应假装关闭的问题。其一，不同宗教与世俗传统，是否具有结构同型、内容不同的势差装置？其二，微型再发生如何被可靠测量，而不被普通情绪波动吞没？其三，数字环境在抬高 E 噪音基线之外，是否也能形成新的持续性共同体与意义入口？其四，势差三维在纵向数据中，能否提供超出抑郁、希望、宗教应对与仪式参与的解释增量？这些问题意味着本文的结论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一份研究纲领。活性势差的学术价值，最终不由它语言的感染力决定，而由它能否帮助研究者提出更精确的问题、辨出此前被混合的差异、设计更安全的实践，并在反例面前诚实地把自己削弱、拆分、合并或重写。把自己的死法编号钉在一张任何人都能去查的表上，是一篇论文能为自己做的最诚实的事；而它存在的权利，不来自命名的漂亮，来自它敢于承担被否定的风险。